

1952

空屋子

戴維·洛勃司著

陳伯吹譯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空屋子

洛勃司 著
吹 譯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G.D. Roberts

THE HOUSE THAT WAS FORGOTTEN

Lavat Dickson & Thompson Ltd., 1935

書號：新 0145

空屋子（中、高）

定價 4,400 元

（此書原由中華書局出版）

著者	戴維·洛勃司
譯者	陳伯吹
出版者	少年兒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印刷者	新中央印刷所 上海康定路一五八號
總經售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

字數 69,000 1953 年 7 月新 1 版 印數 1—600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出零壹肆號

譯序

這是一本描寫動物性格的童話，和列那狐（Renard the Fox）幾乎是同一類型的作品。書中描寫個性個強而有能力的貓，聰明機智的鼠，懦弱善良的兔子，還有受過人類虐待的一條狗和另外一頭貓。

值得提出的，有幾點可以作為小讀者們研究討論的問題：

其一：貓非常羨慕鼠的敏捷，鼠並不是「羽」，可是他終於弄到一架水上飛機，正如他所說的：「方法——戰勝一切」。鼠的方法，「不錯，世界上哪一件事沒有困難，如果有辦法戰勝困難，那就有希望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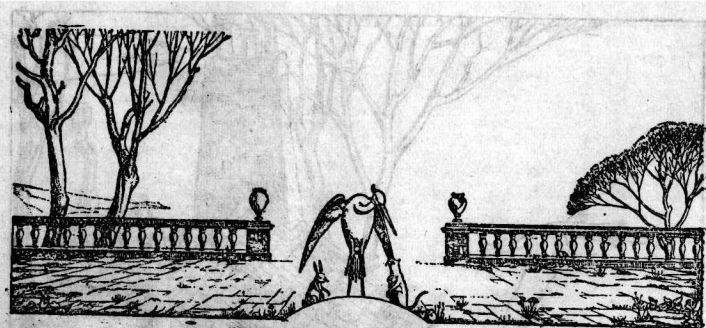
其二：正當貓離開鼠去時，鼠們乘機進犯，靠著「團結禦侮」，終於在惡劣的情勢之下，擊退了仇敵。鼠的「團結禦侮」，就是力量，在這裏得到了證明。

其三：鼠在三個星期內，是被描寫得最出色的一個。他做不論什麼事情：老是鎮靜地有計劃，有組織，有步驟，每一件事情，在他手裏勝利完成，主要是能夠運用思想。

本書作者洛勃司（Lewis Roberts），在中國還是一個陌生的作家，因此沒有什麼話可以介紹。插圖是傑德（Jeffrey Wedgwood R.E.）畫得非常細緻，有他獨特的作風。這些插圖，小讀者們會喜歡的。

目

- 一 一所沒有人的屋子……………三
- 二 大家在地下室裏……………一八
- 三 貓不見了……………二九
- 四 在門房間裏……………三九
- 五 毛並不是羽……………五〇
- 六 襲擊和反攻——第二天防線……………六四
- 七 釣魚和傳票、靜波和蘭露……………八三
- 八 法庭開審……………九〇
- 九 驚覺的計劃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- 十 到拘留所去的小路上——離此不遠有個好地方……………一〇八



空屋子

—— 一所沒有人住的大屋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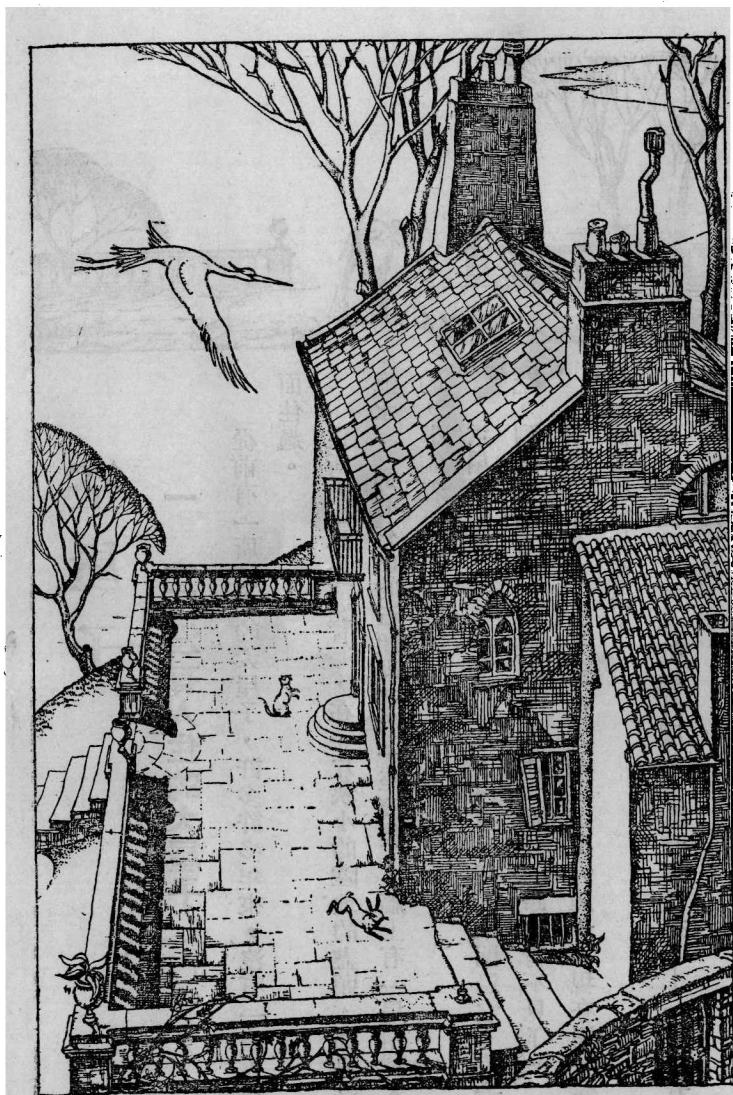
從前有一所漂亮的大屋子，許多許多年來，沒有一個人住在裏面住過。

這所大屋子靠近着海，在一片狹小的陸地的盡頭，那兒沒有海水，卻有灰色的石頭砌起的一座高牆，牆上有一扇用橡木做的、許多許多年來的堅固的門。

這扇門關着，許多許多年來，沒有一個人來開過它。院子很荒，到處長滿了野草和荆棘，因為沒有人來，路都不見了。

許多許多年來，這所大屋子裏面，現在同時候卻有三個要決定住進去。

第一個是貓，不知牠從什麼地方跑進這屋裏來——一隻黃色的貓。



他們一齊來到聖勤大屋子裏面。

第二個是兔子。這兒有一大羣的兔子，當然，這一隻在他們中間是最聰明的一個。

第三個是鸛鷺，是一隻樣子十分威嚴的鸛鷺。

非常湊巧地，在一個晴朗的早晨，他們一齊跑到了大門前。

貓沿着荒蕪的平台，堂堂地走着；並且優雅地跳上台階去。

兔子突然在矮樹林後面出現，一步一步地跳上台階。

鸛鷺像天空中發射的箭似的直飛下來，在兩翼的呼聲中降陸。

貓直視着兔子，傲慢地問：「你是這所屋子的管理人？」

「當然不是的！」兔子回答着，輕蔑地擺動着他的白色的尾巴。

「那麼，我猜想你一定是一個有房子的人？」鸛鷺說着，低下了他的長鼻子，側面地看

着兔子；這就很激怒了兔子，使得他氣憤憤地跳着，跳着，跳着。

當然，這樣子只能使貓更加輕視他了。他注視着兔子跳着，跳着，跳着，隨後十分突然

地問道：「你吃過你的早餐了嗎？」

兔子吃了一驚，立刻停止了跳。

「吃過我的早餐？」兔子重複着說。「我當然吃過了！我常常在灰亮的時候，就吃過我

的早餐了。」

貓說：「那麼停止了跳！這樣對於消化是很壞的。」

兔子不聽慣這嚴肅地說話，吃驚得幾乎停止了呼吸；因為他透不過氣來，自然面紅地說不出旁的話來了。在好久以後，他才想出本來可以回答的聰明的話，對於這事後方知，使他十分地煩惱。

這時候，貓和鴛鴦，彼此注視着，好像要詢問的樣子。

到後來，貓問：「唔，好嗎？」

鴛鴦回答說：「很好，謝謝你。」

「我不是問你好不好？」貓頑固地說。

「那麼，為什麼你要說『好嗎』呢？」鴛鴦十分冷淡地說。

「我所說的好嗎，不是你所想的好嗎，那就是我說的意思。」貓說。

鴛鴦說：「你所說的好嗎，並不是我理解的好嗎，那麼你所說的好嗎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貓大大激怒地說：「我的意思是，你以為我剛才說的好嗎，並不是我要你那樣想的好嗎。」

這是很明白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完全明白！」鴛鴦有禮貌地說：「現在也許你先把你的真意思告訴我們了罷。」

「唔，好嗎……」貓開始說。

兔子說：「你又說了一遍，」

「不要無禮，」貓十分無禮地說。他發現對付兔子比較對付鸛鷺容易——鸛鷺是很高傲的。但是這樣惱怒地對待兔子，他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態度。他侮辱了他。

兔子高聲喊着：「我必須說，今天早上，你的脾氣很不好，是不是昨夜裏睡得很壞？」
「讓我們說正經話，」鸛鷺說。「你告訴我們，」他轉過來對貓說，「你說你不是這個意思，那麼你的真正的意思是什麼呢？」

「是的，」貓說。「我很希望在這個時候不再有誰插嘴，我將繼續講下去。」

「正合我的意思，」鸛鷺說。

「還有正合我的意思，」兔子說。

「唔，好嗎，」貓說，當他再說「唔，好嗎，」的時候，兔子幾乎要申斥貓了。要不是他兩次咬住舌頭，兔子又要插嘴了。

貓解釋道：「那真正的意思是：我奇怪在這個早晨，是什麼把你們帶到這兒來。」

「這不是完全真正的意思，」鸛鷺說。「這真正的意思是你奇怪什麼把我帶到這兒來，我卻奇怪是什麼把你帶到這兒來，並且我們兩個都奇怪是什麼把兔子帶到這兒來。」

兔子說：「這，只是三分之一的真正意思。這真正意思是你奇怪誰把貓和我帶到這兒

來，貓奇怪誰把你和我帶到這兒來，這貓奇怪誰把你們兩個帶到這兒來，這樣才是完全裏面的意思。」

「我當然不快活地說：『你得把事情簡單地說。』」

「我從我的朋友松鼠那兒學習得來的。」他對這貓子的語氣覺得十分快

活，牠開始喜歡驚了。

「唔，好嗎？」貓說，牠再說「唔，好嗎？」時，也頗驕地咬了舌頭，但是他想到牙

自己時，很快地接下去說，「我們進來幹嗎？」

於是靜默了一會兒。貓望着驚，驚望着兔子，兔子摸着他的鬍鬚。

最後驚問：「誰第一個說話？」

「我們要不要用那樣的正反來夾？」貓問。

「我想這不是一個好辦法，」驚說，牠們按字譯說：「

「你究竟要怎麼辦？」兔子問。

「我應當說依照姓名字母的次序（這是C，驚是H，兔子是R。譯者加註）。」

「同意。」兔子說，雖然他不太明白是什麼一回事。

「還有！」驚說：「」

「我們還沒有表決。」貓反對着。

「二對一，」鸛鷺說。「我提議，兔子附議，所以不需要進一步地辯論。是你第一個說，我跟下去，隨後輪到兔子。」

「唔，」貓說。「我是來看看這所屋子的。」

「以前從未來看過？」鸛鷺問。

「好久了，」貓說，「但是這個早晨，我特地過來看看，我還帶着一個目的而來。」

兔子問：「你帶着他來怎麼樣？」

「他是哪個？」貓驚異地重複着說。

「一隻母雞」兔子叫起來。

對於這句話，鸛鷺和貓兩個都大笑了起來，當兔子明白了自己的錯誤時，他也大笑起來。十分偶然地他使得每一個都很好笑。

鸛鷺說：「實實在在的事情！我也是來看看這所屋子的。」

「你也帶着這一個目的而來？」貓問後，放肆地笑着。

「我是，」鸛鷺說着，他也大笑，看起來他的樣子十分惡作劇地。

「唔，我決不！」貓說。

「我，也是，跑來看這所屋子的，」兔子說，他害怕自己被排擠了出去。

「你來，你也帶一個——你所知道的——」貓說。

「很對！」兔子說。

「那剩下來的就是說出每一個的——你們所知道的——」鸛說。

「我提議我們依照姓名字母的辦法，」兔子說。

「依照姓名字母的次序，」鸛矯正着說。「我附議。我以為這是十分妥當的。」

「只有你們自己的辦法，」貓說。「有人竟對於姓名字母給了他這麼高的特權。」

「那麼，你的——你的——你的目的是什麼？」鸛問着，他的眼睛注視着貓。

「唔，」貓說，「我想安定下來，我流浪得夠長久了，現在，我可以有堅固的屋頂遮蓋

在我頭上的時候了。說老實話，我這所屋子已經好久了。」

鸛說：「我也如此。」

兔子說：「我也如此。」

「天哪！」貓高叫了出來，轉着一雙驚異的眼睛，看在兔子身上。

「啊呀！」鸛說，「你恐嚇我。」

「你自己恐嚇自己，」兔子氣忿忿地說。「為什麼我從前沒有這個聰明的念頭？」

「你必定不能夠常常如此，」貓慢吞吞地說，「這對於你不利。」

「我只希望這念頭來得快一些，」兔子說，「貓完全不理睬它。」

「是的，」貓說，「我們的念頭都轉在同一件事情，同一個時候，那是一件大大可悲的事情。這要怎麼辦呢？」

「如果我依照原定的計劃，」鸛說，「我得在二星期以前來到這兒，但是我被留住了一個星期是釣魚的好日子。」

「你不必這麼說了，」貓高聲地喊叫。

「我說了！」鸛說。

「非常有趣，」貓說，「我們的旨趣顯然相同。」

這小小的談話，對於兔子沒有興趣，所以他跳開去，直跳到屋子的前門。不論怎樣地開門，他都失敗了。

「關着呢！」他說。

貓說：「當然，這就是門的用處。」

鸛說：「正如兔子所說的，我們在同一個時候，轉在同一個念頭上，是非常不幸的事情，但是我們已經到了這兒，我建議，最好的辦法先去觀察一下。隨後每一個能夠決定他

「需要需要。」

「但是假定——」貓開始說。

「我不相信假定。」鸛說。『當事情發生了時，我們要去解決它。』

「我們怎樣解決？」兔子說。

「你可以試探底層的前部，」鸛對着貓說。「兔子考察底層の後部。我自己向第一層樓偵查，如果需要，就要上屋頂去。一、二、三，去！」

鸛飛到屋頂的樓子。旁的兩個看到這情形，立刻急速地服從命令，一點兒不敢怠慢。貓踏着平台地法，像一隻老虎似的潛伏地行動。兔子跳入矮樹林裏，繞過屋子的角落。當他們兩個都不見了，鸛展開着牠的翅膀，穩定地飛翔在天空。

貓一會跑完這平台，就發見那些窗子都完好地。

「失失望，」牠自言自語地說。『這裏至少有一扇窗上有一個洞。』

百葉窗全都關着，所以要看看屋子的內部也不可能。它們都是又長又黃的百葉窗，把一切的東西關出在窗外面。所以貓從屋子旁邊卻了幾步，用小心的眼睛，看着整所的房子。在他的頭頂上空，牠可以望見鸛一個一個地飛翔在屋子的上面，好像一架飛機找尋一個降落的地點似的。貓希望牠能夠飛到，現在牠已經不計其數地試了。

當驚一霎那不見了時，他嘗試讓自己飛起來，但是飛不起來。他雖然高高地跳起在空中，但是他常常又立刻掉了下來。這是最苦惱不平的事。

「毛！」他不高興地喊着。——「爲什麼生下來不長着羽！」

於是他停止了試飛，再仔細看着屋子，突然看見較低的一排窗子裏，有什麼東西在移動。那百葉窗移動了！毫無疑問——他能夠完全看出了那窗縫。隨後在右邊角落底下那百葉窗拉開了一點兒，一張臉兒在窗裏出現。

這是兔子的臉兒。

貓幾乎煩惱地喊出來，那真是太壞了，這莽撞的亂跳的兔子，倒比他先進去了！他野蠻地嚼着他的鞭子，高聲闊步地走了。

當他走過前門，看見了另外一個東西。在大門上面，有一盞扇形的燈，燈是破了。

燈當然高高地挂著——挂得很高——但是對於一隻幾乎能飛的貓算什麼，他要靠著這破燈走進屋子去了！

兔子守著貓，知道他要怎樣地做了，就向窗外注視着，或者還可能嘲笑他！唔，他在表演他自己了！

他跳起在空中，像從窗口裏射出來的一箭。他的腳恰恰塞住了大門入口的上方的橫木，

因此第二步他的爪野蠻地刺入木頭。他的爪都強壯有力。他整住着——恰好整住着——於是他撻起他的身子，並且輕鬆地吐出一口氣。他成功了！

「靠了我的這幾莖鬚鬚！」他說。

隨後，砰的一聲，他跳入屋子裏。

在餐室門口，他遇見了兔子。隨後聽得一個響聲，他們兩個擡起頭來看。鴛鴦正從樓梯上跨下來。

「這樓梯十分漂亮，」鴛鴦說着，粗野地笑着。

「真的！」貓說，他覺得他們兩個出奇地跑在他的前面了。「且說，」他接着說，「你怎麼樣進來的？」

「從一扇破天窗裏，」鴛鴦說，「陽臺上的一些窗子全部完好。」

「還有，你怎麼樣進來的，」貓轉過頭對着兔子說。

「從地下室裏進來，」兔子說，「底層的後部並不好。一切東西都平安無事。但是那兒是地下室，我從爐子的盤繞着的門裏走進屋子。我沒有時間測量整個的底層，」他又說下去，「但是我必須說這地下室是精美的。」

「唔，這是我巡視一周的時候了，」貓十分興奮地說，飛也似的竄上去，七級一跨。